

《大侦探第七季》未能延续前六季的超高热度与口碑引发讨论——

撬动产业过后，现象级内容综艺应该怎么走？

黄启哲



《大侦探第七季》其热度口碑与前六季相比还是明显拉开了差距

作为掀起国内百亿“剧本杀”市场的现象级综艺，《明星大侦探》在五年里播出六季，凭借扎实的剧本累积一批忠实观众。时隔两年，其以《大侦探第七季》之名再度回归，热度口碑虽超过同期或同类型综艺，但与前六季相比还是明显拉开了差距。

有人说这是难逃“综N代”后劲不足、IP疲态的创作传播规律；有人说是因这类节目水准高度依赖“剧本杀”文本质量所导致的必然结果；也有人说是普法和娱乐节目的左右摇摆中失去了节目立身的特色；还有人则认为撒贝宁等颇具综艺感嘉宾的集体缺席，降低了节目的可看性。

这些分析各有道理，值得反思。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围绕《大侦探第七季》未能延续昔日超高热度与口碑的讨论，恰恰为国内综艺提供了一个有价值的样本。作为“综N代”，《大侦探》主创并未急于“上新”，强求“年年见”；面对已有成功IP，节目也没有“吃老本”，而是努力创新探索，不仅在嘉宾上“以老带新”，同时在剧本创作上也在呼应前作的同时，致力于令其承载更多社会关切与思想深度。浪遏飞舟之时，《大侦探第七季》所呈现的创作脚步与市场反馈摇摆，具备一定的借鉴价值，其不止停留在节目的生命力层面，也指向一个更新的命题——在撬动线下新兴产业过后，以内容为核心驱动现象级综艺下一部应该怎么走？

拉胯？用心？口碑割裂本质是观众群体圈层属性不同

一边是“跌落神坛”“剧本拉胯”的失

望吐槽，另一边是“制作用心有诚意”“嘉宾表现依旧在线”的满足欣慰，《大侦探第七季》虽不至于用“口碑两极”形容，但就目前反馈看，观众对其评价有着明显的分歧。

仔细追究，这种分歧其实并不矛盾。拆解节目模式，其基本遵循了“剧本杀”的游戏环节：角色介绍—现场搜证—推理解谜。稍有不同的是，明星嘉宾的参与使整个过程有了更多情境演绎成分。嘉宾更有戏剧性的表演，为观众作为“旁观

者”，提升了沉浸其中的“代入感”，而有趣搞怪的即兴互动，则缓解了推理带来的紧迫感，使节目风格更为轻松明快。

而这就意味着，观看节目的观众也分出两种人群，一类是推理解谜的爱好者。他们首要关注的，是节目“剧本”的质量，是案件推理过程是否“烧脑”，是剧情是否不断反转、结局出人意料。《大侦探第七季》带给观众的最大感受是，剧本更注重戏剧故事的演绎，然而谜题线索存在漏洞，弱化了推理的乐趣。尤其是

第五案《飞跃于午夜》中，剧本着重渲染主角间复杂的情感故事，单个嘉宾长达十多分钟的“念剧本”，生生把推理解谜变成了“故事会”。

而另一类观众则更期待嘉宾带来的综艺感。尽管少了撒贝宁、白敬亭等此前被观众赞为“爆梗”的常驻嘉宾，但张若昀、大张伟、魏晨等人还是以各自风格贡献了不少笑点。而节目组，也在剧本与制作上，时不时“致敬”此前节目内容，激起观众的美好回忆。比如在第

六案《机智的老年生活》中，昔日风华正茂的NZND乐队，迈着蹒跚步履以老年乐队形象再聚首。而比起节目初期简陋的“格子间”内景，新一季节目开篇《童话学院之毕业季》甚至做到了对城堡外景以及数个房间的豪华搭建，所以给观众带来更好的观赏体验和戏剧沉浸感。

此前，《明星大侦探》前六季凭借超高制作与内容水准，成功“圈”住不同观众群，使得节目成为全民级综艺。而这也意味着，想要延续超高热度与口碑，必须在剧本、场景搭建、嘉宾阵容、综艺效果等各个面向持续打磨节目，才能使之满足不同圈层的观看需求。

娱乐与深度不可兼得？普法方式有待探索

翻看百度百科，会发现《大侦探第七季》的定位，已从前六季《明星大侦探》所标榜的“明星推理真人秀”，转变为“互联网普法教育推理节目”。由此可以看出，主创是有意做出一些改变，以期在节目深度上再多下一些功夫。

这种努力首先表现在节目环节设置上。《大侦探第七季》此次新增《大侦探合议庭》。这一环节是节目组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合作推出。来自最高院的法官，会从剧情案件的成因和所反映的社会热点问题中，找到可以延伸普法教育的内容，进行扎实专业的讲解。

这一初衷得到观众的认可。只不过，相对严肃专业的内容，与轻松喜剧为

底色的明星推理表现，产生了割裂的观赏体验。这意味着，观众前几分钟还在听明星嘉宾“插科打诨”，等到案件真相大白，便很快被切换到正襟危坐的“听课”环节。也就难怪网友吐槽“综艺不像综艺，法制不像法制”。

对此，有人认为是“娱乐与深度不可兼得”，此前定位清晰的“剧本杀”综艺和法制节目都有广泛受众和不错口碑，但当两者融合，就很难产生“1+1>2”的效果。事实上，“寓教于乐”并非不可为之，但要强化综艺的普法功能，显然不能简单嫁接“法制节目”的专家解读模式。尤其是面对《大侦探》绝大多数都以“魔幻”“科幻”为噱头的案件，现实的法条法理梳理就缺少了实在的依傍。而以推理揭秘为观赏核心诉求的观众来说，如何让专业内容有效“转码”，还需要主创进一步探索。此外，相比于对法理的深入普及，从案件引申出的社会人文视角反思还有所欠缺。而这恰恰本该是“大侦探”IP的优势所在。过往案件中，“裸贷”“信息泄露”“租房安全”等社会关切话题都巧妙融入剧情，引人警醒。而在立意上，案件引出的“抵制校园暴力”“反对容貌焦虑”“不做面对求救的漠视者”都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更在“侦探能量站”中，贡献“沉默不是缝合伤口的针，有时候说出口的话就是保护自己的武器”等大量发人深省的金句。

作为国产综艺中难得的IP常青树，作为百亿级“剧本杀”产业的撬动者，《大侦探》系列的确背负诸多期待。如何深化主题、引领行业，考验的不只是主创的创新力，更是一份人文情怀与社会担当。

《心居》：着色庸常生活，寻觅吾心安处

张富坚

作为一部改编自鲁迅文学奖获得者滕肖澜同名小说的作品，电视剧《心居》原汁原味地继承了小说文本的文学性，将上海生活的多个剖面纳入到剧集之中，形成复调叙事。电视剧同时以更为强烈的戏剧冲突托起“上海体验”，特别是以“房子”这个兼具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象征的关键词为核心，串联与勾勒上海百态，让每个有过上海生活经历的观众都能从中找到自己熟悉的某个具体生活场景或某种独特精神共鸣。

有别于《蜗居》《安家》等买房相关题材电视剧，《心居》用明亮的色彩和积极的态度展现上海家庭的挣扎与奋斗，既着眼于双女主——外来媳妇冯晓琴（海清饰）和本地姑姐顾清俞（童瑶饰）的对抗、和解、蜕变与成熟，也延展至上海社会各阶层代表性人物的沉浮。可以说，导演滕华涛自创作《蜗居》之后，一直在尝试构建城市题材作品中的“治愈”表达，给城市生活赋予精神维度，但直至《心居》，终于成熟实现了另外一种解读都市生活的路径，即超越了《蜗居》中冰冷、灰色乃至无望的自然主义表达，在《心居》中发展出温暖、鲜艳和积极的现实主义叙事倾向，对亲属关系的伦理边界做了探讨，也拓宽至表现社区治理、社会和谐等内容。《心居》从人物到情节还原与再现了复杂的生活体验，其涉及的上海体验是乐观、正面与建构性的，正契合“海纳百川、追求卓越、开明睿智、大气谦和”的上海城市精神。

手持生活的画笔，色彩自然鲜艳

《心居》呈现了角色的复杂多面，重点角色都有其特色，但是性格有发展进化，与具体的事件紧密结合，体现出浓厚的上海特色，让上海的多彩风貌栩栩如生。

剧中，冯晓琴作为嫁到上海的外地媳妇，天天“买汰烧”（买菜、洗菜和做饭），过着波澜不惊的生活。冯晓琴的生活本来只有家庭一个维度，她是全职家庭主妇，有寄人篱下的不安感，加上亲戚妹妹冯茜茜也从外地来上海，投靠姐姐并寄居在这个上海家庭中，她最大的愿望是拥有自己的房子，但上海居不易，这样一个简单却难以实现的需求引发了与大姑姐顾清俞、公公顾士宏等人的矛盾。冯晓琴想要买一套价值两百多万元的旧公寓，向大姑姐、公公借款不成，从而矛盾被激发。冯晓琴和丈夫顾磊在争执拉扯中，意外导致顾磊摔下楼梯不幸离世。这突如其来的变故，让

本就危机重重的顾家面临崩离析。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顾清俞的生活状态。电视剧一开篇，当冯晓琴忙于菜场还价，流连于房产中介广告，为家务事忙得不可开交的时候，顾清俞却仿佛处在另外一个时空，于宽大、明亮的高级公寓里迎着阳光做瑜伽。她是闺蜜眼中“高学历、高收入、高颜值”的投资银行职场精英，对脸上写着“改变命运”的外来弟妹天然带有警惕与提防。然而随着剧情的展开，顾清俞并非是个处处强悍的“精英人设”，她对于情感的选择过于天真烂漫，似乎当她遇到初恋情人施源的那一刻开始，就预示着情感婚姻路上的坎坷。后来的情节让这段婚姻危机不断加重：施源的母亲是“大户人家出身”，清高且自带居高临下的优越感，对新儿媳顾清俞百般挑剔；施源一度通过与人假结婚赚钱，他自身坎坷际遇、虚妄的自尊以及膨胀的野心，让他生活在焦虑中……所有这些，都为婚姻增添了变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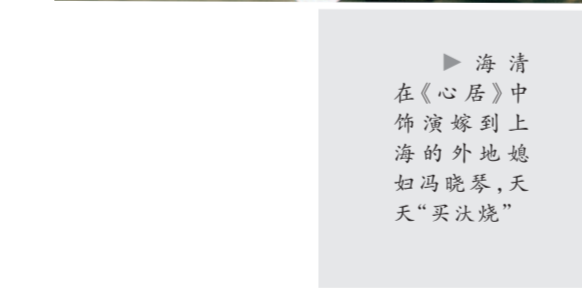
但是，《心居》的叙述重心并非家庭主妇或职场精英不变的日常，而是双女主面临生活变故体现出的惊人转变，这是一种面对生活挑战而被激发出的女性精神光辉，使得《心居》的女性形象具有现代性和启蒙意义，也整体提升了《心居》的格调。我们看到，冯晓琴在丧偶之后陷入困境，她没有怨天尤人，很快振作起来，承担起家庭的重担，跑外卖、发广告单……一切从底层工作做起。虽然多年的婚姻确实没有给冯晓琴留下些什么财产，但是她的一腔热火没有被磨灭。她瞄准了上海老龄化社会的“养老市场”，做调研、找投资，软磨硬泡地试图与小社区的邻居大哥展翔合作，开拓属于自己的养老院事业。从她的身上我们发现，外地媳妇嫁入上海，并未就此靠着夫家，最终还是需要自己的努力和独立赢得人的尊严。《心居》中的女性形象塑造方面充分体现出与时俱进的特质，她们“走出家庭”的同时又可以很好地“回归家庭”和“照顾家庭”，难怪多位观众在《心居》留言板赞叹上海女性“结棍”（有本事、有能力）。

心有生活的智慧，方能找到吾心安处

以冯晓琴和顾清俞这一对姑嫂为代表的上海市民们，在生活的考验中孜孜不倦努力寻求自身价值。为“上海体验”找到了最好的注脚。《心居》表现出来的对社会现实的关注，对当今时代的关怀，对人间真情的赞美，作品兼具



《心居》接地气、有人情味，给观众以生活的真实感



海清在《心居》中饰演嫁到上海的外地媳妇冯晓琴，天天“买汰烧”



热度和深度，不仅充满人间烟火，更充满强大的现实力量。当变故发生，顾磊离世之后，《心居》迎来了一波家庭矛盾的高潮，顾家成员互相指责，姑嫂之间、公媳之间爆发了冲突，家庭关系到了冰点。但是，冯晓琴、顾清俞、顾士宏等顾家成员精明、隐忍又善良。诸多矛盾的性格特质融于一体是上海市民鲜明的特质，他们处理家庭矛盾满含技巧和智慧，很快地化解了矛盾，把生活重新拉回正轨。他们尽力呵护家庭，体现出上海普通家庭的优良家风与品质。《心居》距离普通人生活这么近，来源于编剧和导演对生活的体察，使得剧作既包括直系亲人构成的小家庭的相处，也涵盖由叔伯姑嫂等亲戚构成的大家族的维系，全方位表现上海市民阶层的生活哲学和智慧。

除了以冯晓琴和顾清俞的故事为轴心，《心居》还展陈了上海近年来的生活变迁与民生轨迹，如社区邻里关系、业主与物业公司关系、城市老龄化问题等，剧中有笑点、有泪点、有沧桑、有趣味、有回味，百转千回后，留在观众印象中的上海是那样悠然、亲切、温润。这种情感共鸣是独特的，与多年前同样出自于滕华涛导演之手的《蜗居》完全不同。在《蜗居》里，宋思明等角色身上弥漫着阴暗的社会观，简单地用社会达尔文主义、官场厚黑学来解释社会问题，颇能蛊惑人心，但其剧作文本对人生和社会问题缺少深刻分析与批判，导致《蜗居》一上演就被有识之士批评为“传达了错误的价值观”，认为《蜗居》只是社会热点的陈列橱窗，没有严肃地探讨矛盾发生的根

源，所以在引起热议过后，剩下的仅是一地鸡毛。

然而，《心居》却一扫阴霾之气，正视社会问题和家庭矛盾的解决之道，赋予生活光明的希望，让角色接地气、有力量。究其原因，《心居》是一部更为纯粹的家庭伦理剧，直面中国人每天要面对的生活矛盾，用发展的眼光塑造有深度的角色。在面对买房难、生活难、工作难等问题的时候，冯晓琴等角色不怨天尤人，自立自强，有妥协、有抗争，更有奋斗，而这恰恰是在上海居不易的背景下，大部分普通群众所选择的路径，是他们高尚的生活哲学和智慧的一种实践。作为一部扎根于上海的家庭伦理剧，虽然《心居》剧情中免不了玛丽苏式的情感纠葛，免不了撕裂现实伤口的痛彻，但人物

设置终将归于健康的家庭观和亲情观，担当起为上海生活正名的重任，在大是大非问题上坚守住了原则，在艺术上和价值观上立住了脚。

总之，《心居》接地气、有人情味，给观众以生活的真实感，不论是其中暖意的叙述色调，还是情节中的上海智慧，都可以被视为近年来影视剧“上海体验”的不俗阐释。《心居》是每个旧的或新的上海人的故事，它所讴歌的正是看似庸常的生活中暖意的色彩和高超的智慧，足以抵抗现实生活中的一切不如意，也将鼓舞努力生活的人们找到理想的心安处。

（作者为戏剧与影视学博士，杭州师范大学教师）